

千万
不要
忘记
阶

斗
争



家 史

工人怒火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列 宁 语 录

教育共产主义青年，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。教育并不是要这样。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，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，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，付出了多大的牺牲，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，——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被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。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，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。这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、训练和学习的基础。

毛主席语录

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编 者 的 话

毛主席教导说：“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”

革命“三史”，是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武器；是进行阶级教育、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。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广大工人、贫下中农都有一部受压迫、受剥削的血泪史和英勇反抗的斗争史；在新社会，广大工人、贫下中农又都有一部翻身得解放，做主把家当的幸福史。把这些史实，真实地记载下来，会使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生活的老一辈人，忆苦思甜，抚今追昔，如同鞭痕在背、烙印在胸，永志不忘，从而进一步振奋精神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继续革命志不移；使在新社会茁壮成长的青少

年，进一步认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激起对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强烈仇恨，从而更加热爱毛主席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断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，牢记毛主席关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”的教导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、保卫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远战斗。

正是为了上述目的，我社准备陆续编辑出版“三史”读物。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、革命作者，积极来稿，大力协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，使“三史”读物编得更好些。

目 录

两个月工钱

——志丹县旦八公社张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

贾成俊家史…………… (1)

长工怒火

——吴旗县吴仓堡公社王元沟大队老贫农

刘存才家史…………… (13)

葬狗恨

——安塞县郝家坪公社畔沟大队党支部书记

贺有才家史…………… (27)

年关血泪

——延安县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

曹怀秀家史…………… (36)

大年初一

——延安县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党支部书记

雷雨堂家史…………… (48)

六条人命

——延安县河庄坪公社枣圪台大队党支部委员

陈明亮家史 (55)

团 圆

——黄陵县阿党公社梁河大队贫农女社员

唐染家史 (67)

一篇血泪凝成的批判稿

——宜川县云岩公社永宁大队党支部委员

张月桂家史 (83)

血

——黄陵县隆坊公社西寨子大队贫农社员

张西楼家史 (96)

三弦话今昔

——韩起祥同志家史 (103)

两个月工钱

——志丹县旦八公社张台庄大队
党支部书记贾成俊家史

提起这“两个月工钱”，真叫人气得咬碎牙！

背 债

我老家原在横山县。听爹讲，爷爷从八岁起，就给大地主郭进财揽工。郭进财压榨穷人的手段十分阴险毒辣，给他家扛活的长工，活重工钱低，还要受各种敲榨勒索。人都说郭进财嘴象“八哥”，心似刀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刮尽财”。一次他看见我爷爷没有鞋穿，就拿出一双破鞋，假惺惺地说：“拿去吧，穿上好干活。”谁知到了年底，算盘一拨拉，破鞋折成了钱，加上其他高利盘剥，一年的工钱扣光，还欠下一大堆帐。从此，爷爷宁肯光着脚，也不愿再穿地主的烂烂鞋。

我爷爷十三岁的那年冬天，刚下过大雪，爷爷仅穿着一身露着皮肉的单衣，光着两只脚在山上放牛。冻得他实在受不住了，就把两脚踩进热牛粪里取暖。可是在那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的天气里，牛刚拉下来的热粪眨眼就成了冰圪坨。为了再踩一泡热牛粪，爷爷只得紧紧跟

在牛屁股后边。谁知过了几天，爷爷的两只脚发肿、变紫、溃烂了。他疼得呼爹喊娘在山坡上直打滚。长工刘顺大伯含着泪把他背回来时，十个脚趾头被冻掉了四个，疼得站不起来。“刮尽财”还揪住他的头发骂道：

“贱骨头，不穿鞋装硬汉哩！快给我上山揽牛去，瘦了我的牛，就要和你算帐！”在“刮尽财”的威逼下，爷爷只得忍着钻心的疼痛，双手拿着揽羊铲，继续上山放牛。

一年、两年，整整干了四十多年。就在我爷爷五十二岁那年的收秋时节，一天，爷爷和长工们从场上往地主家里扛谷子，“刮尽财”硬逼着长工们用八斗口袋扛。腰弯背驼、骨瘦如柴的爷爷，那能扛得起这么重的粮袋啊！“刮尽财”恶狠狠地骂道：“养活了多年，把饭瞎吃了！”喝令几个狗腿子硬把粮袋抬在爷爷背上，打着叫爷爷扛。一回、两回，当他挣扎着扛到第三回头上，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，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。我爷爷就是这样被“刮尽财”活活地折磨死了。

吃人不吐骨头的“刮尽财”，吸干了爷爷的血，把三角眼一翻，反而记下了一笔黑心帐。

逼 债

一家人听到爷爷突然不明不白死去的消息，如同晴天霹雳落到头顶。我爹一路哭着来到“刮尽财”庄前。

看见爷爷赤着上身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长工耿锁叔诉说了爷爷惨死的经过。爹爹满腔怒火，攥着拳头，就要去找“刮尽财”算帐。这时，耿锁叔说：“孩子，忍着点，在这吃人的社会里，穷人有理往哪讲啊！”爹只好含着悲愤，从附近瓦窑上捡来两个半截破瓷缸，缸口对在一起当棺材，把爷爷埋了。

埋过爷爷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正发愁以后的生活，突然，门被踢开了。透过暗淡的灯光，只见“刮尽财”满脸杀气地扑进来，冲着爹恶声恶气地说：

“你大没做满工就死了，他欠的两个月工钱该你还！”

“两个月工钱！”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“刮尽财”冷笑了一声，从怀里掏出帐本，把早已记好的黑帐念了一遍：“贾生荣领去全年工钱四十块，做了十个月工，暴病死去，下欠两个月工钱。”

爹听了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狗地主骂道：“‘刮尽财’，我爹给你扛了几十年活，被你们活活折磨死了，你反倒给我家记下了一笔黑心帐！”

“你爹的死，五州六府随你告去，你爹欠下的工钱，一文也少不了！”

“刮尽财”这个家伙说完，把帐簿“啪”地一合，抬脚就走了。小油灯被扇灭了，窑洞里一片漆黑。

我爹气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很快病倒了。“刮尽

财”的狗腿子还三天两头来逼债，妈怕爹被活活气死，背着爹，忍疼把十六岁的三姐，以二十八吊钱卖给了人贩子。妈真伤心，把用亲生骨肉换来的钱紧紧地贴在心口上。正在这时，“刮尽财”闻讯又闯了进来，竟从妈手里抢走了这二十八吊钱，把妈气得死去活来。

不几天，五岁的大哥活活地被饿死了。妈含着眼泪用一把干草裹着大哥埋在爷爷的坟边。

债上加债

黑心的“刮尽财”，逼死了爷爷和五岁的哥哥，逼走了姐姐，抢去了二十八吊铜钱，仍然不放过我们一家。扬言再不交两个月工钱，就要来抄家！爹看看几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，咬了咬牙，拖着病弱的身子又去给另一个地主陈大揽工。

爹去陈家的一个月头上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。这天晚上，几个孩子分着喝了一口苦菜汤，围坐在妈身边，盼爹拿钱回来买米吃。突然，门推开了，跌跌撞撞走进一个人来。

“啊，爹回来了！”孩子们惊喜地叫起来。妈抬起头一看，爹脸色苍白，浑身打颤，惊呼道：“孩子他爹，你的手！”我们几个被吓呆了。爹踉跄着坐在炕边，气愤地说：“狗地主！真不把咱穷人当人看……”妈一边用土牛骨给爹止血，一边流着眼泪听他讲。

原来，陈大剥削长工的手段比“刮尽财”更毒辣！为了从爹身上省出少雇一个长工的工钱，耕地时，他给爹腰上拴了一个三十多斤重的石头磨子，要爹一边耕地，一边把翻起的土圪塔磨碎。这样干一天下来，爹累得浑身都要散了。可晚上回来还得铡够十几条牲口一夜吃的草，陈大才让吃饭。这样重的苦活，病弱的爹怎能撑得住呀！但是为了活下去，只得忍着气挣扎着干下去。

这天晚上，爹从地里回来，还没来得及打个转身，陈大就狼嚎似地叫起来：

“还不快去铡草，牲口的嘴快要挂起来了！”

爹又饿又累，双臂发抖，每向铡刀里入一下草，就出一身冷汗。铡着，铡着，突然眼前一黑，“咯喳”一声，左手指头被铡掉了！霎时，鲜血直流。

蛇心毒，狼心狠，狗地主的心比蛇还毒，比狼还狠。爹的手还没有好，陈大就领着两个狗腿子找上门来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还不回去干活？你成心要荒坏我的庄稼！”

我爹先强忍着性子说：“手还没好，过几天就来。”

可陈大竟说什么，“过几天？穷小子身板倒贵，荒了我的庄稼你能赔得起！”

我爹一听，气愤得不得了，忽地站起来，伸出受伤的左手，指着陈大，愤怒地说：“姓陈的，你不能欺人太甚！你的庄稼要我赔，我的手指头是自己掉下来的吗？”

陈大一时张口结舌，答不上来。他没想到一个揽工汉还敢顶撞东家。过了一会，两只贼溜溜的老鼠眨了几下，又说：

“我使驴出了个马价钱，那里买不下你这把穷骨头？你不干活也行，还我‘一个月工钱’！今天是有钱拿钱，没钱拉人。”说着挽起袖子，张牙舞爪地向爹扑来。

“还你一个月工钱？老子这里还有一条命！”我爹看着穷凶极恶的陈大又要黑吃一个月工钱，顿时，满腔怒火，心想，与其被拉去折磨死，不如和他拚了，于是，一步冲上去，照准陈大的脑袋就是一拳，打得他四蹄朝天，倒在地下，狼嚎鬼叫。两个狗腿子一拥而上，皮鞭象雨点一样抽在爹身上，最后，把爹从一丈多高的崖畔上推了下去。爹被摔得不省人事，一家人围着爹哭叫着。爹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喊，嘴角微微颤动，想说什么，又没有说出来。

“两个月工钱”没有还清，又加上“一个月工钱”，这吃人的旧社会哪有穷人的活路啊！

躲 债

一九二八年，横山遭了大年馑。揽工没人要，讨饭没人给，狗地主逼债更凶狠。实在没法活下去了，我爹把心一横，决定领着一家人逃荒躲债！

三月的一个早晨，风卷黄沙，天昏地暗。爹挑着破烂，妈背着弟弟，二哥拉着六岁的我，四姐挎着讨饭篮，一家六口逃离了家乡。大路小道通四方，但哪里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呀！一天，来到了一个小镇上，一家人又饥又累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没办法，爹和妈忍痛把四岁的弟弟卖给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贩子，一家人流着泪，拿着用弟弟换来的一串铜钱，又踏上了艰难的道路，讨吃要饭，往山西方向走去。

走啊，走啊，整整走了两个多月，来到了黄河岸边。一家人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，思潮起伏，心里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。

由于没钱过河，我们只得暂住在河边一个村子的破庙里，寻吃讨要。这天，我和十三岁的四姐坐在破庙的门台上等妈妈。晌午过后，妈提着讨饭篮子回来了。我和四姐迎上去，接过篮子，不由得叫起来：“啊，妈妈讨来了小米！”但妈一句话也没说，低着头走进破庙去煮饭。

米汤很快煮熟了，妈满满盛了一碗，递给四姐，四姐接住，又端给了我。我刚想伸手去接，被妈拦住了。

“任娃，听妈说，四姐一会给你要饼子吃，让四姐先吃。”妈流着眼泪劝我。四姐看妈不让我吃，便说：

“妈，弟弟饿坏了，给他吃吧，我不饿！”妈好象没听见四姐的话，两手颤抖着又把汤碗端到四姐面前：“孩子，吃吧，你好久没有喝到一口米汤了。”四姐说什么也不

肯吃。妈再也说不出劝四姐的话了，一把把四姐搂在怀里，理着她那乱蓬蓬的头发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，直往下掉。四姐不知道妈今天为什么这样难过，睁着两只惊恐的眼睛望着妈。这时，妈用枯瘦的手抚摸着四姐清瘦的脸蛋，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改娃，妈养活不过你了，跟人家去找条活路吧！”

四姐不由一怔，立即想起卖三姐时妈也说过这样的话，吓得搂着妈的脖子哭喊：

“妈，不要卖我！，妈，让我领着弟弟要饭，妈，饿死也不能把我给人家啊！”四姐的哭叫声，使妈的心都要碎了。妈想着留在身边最后的一个女儿眼看又要离开自己，抱着四姐哭得死去活来。我看要卖四姐，也拉着四姐的手大哭。但是哭有什么用呢？在那豺狼当道的黑暗社会里，我们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啊！为了一家人不饿死在黄河畔上，四姐还是被人贩子拉走了。

过了黄河，一家人来到山西靖安县马家峰落了脚。爹和二哥给地主刘龙揽长工，我放羊，妈给人家做针线活。一家四口没明没黑地干苦活，仍然挣不来一顿饱饭。年关到了，地主家里杀猪宰羊，却把我们赶出门来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刘龙家张灯结彩，欢天喜地，我一家卷缩在不遮风雪的破窑里，爹和妈想念逃荒路上卖掉的四姐和弟弟，默默地流着泪，我和二哥也跟着哭。这真是地主过年，穷人过关！

正月初一，清早起来，爹领我到外村去讨饭。来到

一家姓郝的地主门前，两个和我一般大的娃娃站在门道里玩鞭炮，我正看得出神，突然两个大黑狗向我扑来，把地主的两个孩子撞倒了。狗地主听见孩子的哭声，跑出来，抓住我的头狠狠地在墙上碰。篮子里的几个豆渣窝窝倒在地上，被狗吃掉了。爹见我被打，又心疼，又气愤，正要上去质问狗地主，“霍楞”一声，朱红大门关上了。爹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地主的大门上，他恨不得一拳砸碎那个万恶的旧世界！

没有要下吃的，爹又领着我到别的村去要。中午，来到一个叫安家丰的村子上，我和爹走累了正坐在一家门前的碾盘上休息，突然从这家走出一个瘦小的女孩子，没料想她就是我那被卖掉的四姐。

“爹！任娃！”不等我和爹开口，四姐已经认出了我们，迎上前，一头扑在爹怀里。亲人相见，心头的苦水三天三夜也倒不完啊！四姐怕被地主看见，找了个避背的地方，哭诉着离开一家后的苦难遭遇……

原来，那个万恶的人贩子把四姐引到安家丰，卖给了一个姓马的有钱人家。这家对四姐百般虐待，稍不随意就拳打脚踢。一次，四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，被他们一斧砍在腿上，鲜血染红了裤管。四姐说着提起裤角，露出一块巴掌大的伤疤，哭得说不下去了。我和爹听了四姐的哭诉，心如刀绞，爹摸着四姐留下伤疤的腿，伤心地说：“改娃，爹害了你，爹想让你逃条活命，没想把你送进了火坑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明天让你妈



再来看你吧”。四姐看看瘦得前胸贴着后脊梁的爹，不忍让爹太伤心，擦干眼泪，拉起我的手，要我和爹吃上一顿饭。

“别！任娃，让你四姐回去……”爹赶忙用颤抖的手拉住我，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爹知道，富人把咱穷人不当人，把一个当叫化子的爹引到财东家，将会有更大的灾难落到四姐头上啊！四姐的手慢慢松开了，我不忍心再看一眼可怜的四姐，跟着爹上别的人家要饭去了。

解 放

我十六岁那年，日本鬼子进犯山西，加上国民党到